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黄
丰
仙

239.77

0

宝文堂书店

黄半仙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字数15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7/8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8070·31

定价: 0.09元

目 录

黄半仙（单口相声） 1

婚姻与迷信（对口相声） 15

黄 半 仙

(单口相声)

孙秀汶 冯不异

说起算卦来，有这么一个故事。

想当初——哪朝哪代可不记得啦，离着京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姓黄的，小名儿叫“蛤蟆”，因为他长得小圆眼睛，翻鼻孔，大嘴岔儿，说黑不黑，说绿不绿，是个蛤蟆脸儿；别看模样儿怪，内秀！家里也就有个亩儿八分地，全指着杂抓。喝，善能察言观色，又能说会道，认识几个字，没事儿就翻翻皇历，不论娶媳妇、聘闺女、上梁、动土，谁家要择日子，他全管。全村儿男女老少都拿他当伏地圣人。他说句什么话，真有人信他的。

他媳妇儿可是个累赘。怎么？有个病根儿——寒腿。每逢阴天下雨，她腿疼，天气要变，她也腿疼，叫人急不得恼不得。日久天长，老黄倒摸着这病的脾气啦。只要她媳妇儿一腿疼，多半是要阴天；疼得厉害，得，非下雨不可！

这一天，响晴白日，热！闷得人出不来气儿。老黄披

着蓑衣要下地干活儿去，他媳妇儿拦他：

“疯啦？大晴天披蓑衣？快脱下来吧！”她往前一探身儿：“哎哟！”

老黄乐啦：“你看，你不是早就说腿疼了嘛，今儿个得下雨呀！”

他媳妇儿也乐啦：“瞎，一着急忘啦！”

老黄出来，村儿里的人都瞧着挺新鲜，大伙儿一阵哈哈大笑：

“老黄，什么毛病，大晴天披蓑衣？”

“啊，没毛病，今儿个有雨啊！”

大家伙儿也没拿这当回事儿，就分头下地啦。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阴天啦，乌云密布，一个劈雷下来，暴雨下得跟瓢泼似的！大家伙儿都淋了个透。老黄呢，他披着蓑衣哪，没淋着！

又有一天，从早晨起天就阴，老黄问她媳妇儿：“腿疼不疼？”她媳妇儿说：“不疼。”老黄没披蓑衣就下地去啦；可是，村儿里的人都披着蓑衣呢！大伙瞧着老黄直纳闷儿：

“老黄，不怕挨淋吗？”

“挨淋？今儿个没有雨呀！”

上回老黄说下雨，真下了；这回他说不下，大家伙儿半信半疑。下了地，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云散日出，晴天，蓑衣白带啦！

有这么几次，回回有准儿，大家伙儿可服了。问他：

“老黄，你怎么知道哪天有雨，哪天没雨？”

“啊！我就知道嘛！”

他不好意思明说。要是说从媳妇儿的腿疼不疼知道的，那多不好意思！可大伙儿非死乞白赖地问他不可：

“那你怎么就知道有雨没雨呢？”

挤对得老黄没辙啦：

“我这是……啊，诸葛马前课，算出来的！”

喝，算出来的！这下子，一村儿的人都知道啦，说他是：未卜先知，阴晴有准儿，会算诸葛马前课。

张家儿媳妇儿丢了个耳环子，找老黄：“黄大叔，您给占个课。”老黄装模作样一掐手指头：

“没丢！锅台旁边儿呀，水缸后头哇，一找就找着。”

人家一找，真找着啦！怎么？老黄有个穷琢磨劲儿。他想得好：儿媳妇儿整天打水做饭的，耳环子丢了，可不就上这些地方找去嘛！

李家二哥出外仨月啦，没捎家信，也不知道回家不回家。李二嫂找老黄算，老黄闭着眼掐着手指头，嘴里瞎嘟囔了一阵儿：

“甭着急啦，这月准回来！”

没出十天，李二哥就回来啦。怎么？老黄琢磨得到家：李二嫂该这月里添孩子，李二哥心里有数儿，那还不回来！

来算卦的想不到这个，当事者迷嘛！就因为他算得

灵，常有人找他算来。大家伙儿送他一个外号叫“黄半仙”。名气是有，可没挣着钱。来算卦的非亲即友，要不就是左邻右舍，有钱的也找不到他这儿呀！可是事逢凑巧，赶上个机会，这黄半仙发了财啦。

怎么发的财呢？这里头有个因由儿。京城里头皇宫内院失了盗啦。丢什么啦？东西不大，桂圆那么大一顆夜明珠。这颗珠子白天能避蚊蝇，夜里能发光，可称无价之宝。皇上把心爱的东西丢了，还有不恼的吗？命满朝文武寻找夜明珠，找不着的话，一律罚俸降级。

文官武将都满市街找夜明珠，哪儿找去？这夜明珠是皇宫大总管偷的，监守自盗，谁敢疑惑他呀！老找不着。

这一天皇上升殿，瞪了眼啦：

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们吃着我的俸禄，办不了事呀！哼！无能之辈，不用你们！寡人自能找到盗珠之人。皇宫大总管！”

皇宫大总管吓得机灵的一下子。心说：“这事儿没人知道哇！”赶紧答应：“臣在！”

“命你三天之内找来能人占算夜明珠的下落！”

大总管一听，沉住气了，敢情是找人算卦，说声：“遵旨！”领旨下殿，到了宫门以外，叫从人备过马来，亲自带着人去找算卦的。

来在大街以上，远远望见一个命馆。门口挂着招牌，上写“刘铁口”，大总管下马进了命馆。

刘铁口一见赶紧行礼：“这位老爷，您算一卦？”

“啊，你的卦灵吗？”

“小的我名叫刘铁口，铁口钢牙，卦卦有准。”

“灵啊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我不算！”

大总管扭头带着人骑马走啦！刘铁口倒直纳闷儿：“这个官儿撒吃症是怎么着？”

简断截说，这位大总管见命馆就找，一位比一位灵，他谁也不用——他有心病啊：找个灵的，一算出来是我偷的，我还活得了哇！算卦的哪，谁也得说灵，说不灵，这碗饭还吃不吃啦？

头天没找着合适的算卦的；第二天，大总管不上命馆啦，专找卦摊儿：他带着从人沿街串，见着摆卦摊的就问灵不灵，当然还是看着谁也不中意。

到了第三天，天都晌午啦，这个不灵的算卦的还没找着！他不明说，从人们也摸不着他的心思呀！只好上前回话：

“禀总管大人得知，城里的算命打卦的都找遍啦。”

“是啊！那……”

“听说城外头还有个黄半仙，会算诸葛马前课。”

“好，前边带路！”

黄半仙正在家发愁呢，他媳妇腿又疼啦，躺在床上直哼哼。这么个工夫，门外头一阵人喊马叫，跟着就闯进一伙子人来，为首的正是皇宫大总管。

大总管进了门，用手一指：

“你就是黄半仙吗？”

“是，……小人姓黄，半仙是别人送的外号儿。”

“黄半仙。”

“老爷。”

“咱家要找个算卦的，你的卦灵不灵？”

黄半仙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心说：我平常给邻居算卦，那是闹着玩儿，真算？我也得会呀！赶紧说：

“回大人的话，小人算的卦呀，不灵！”

“啊！”大总管心说：有点儿意思。又问：

“准不灵吗？”

“一点儿都不灵！”

“嗨哈哈哈哈哈哈！”大总管可心啦，“宫中失落夜明珠一颗，圣上宣你进宫算卦，快快随我前去！”

黄半仙心里这份儿别扭哇：给皇上算卦？甭说不灵，就是说错一句话，脑袋就得搬家！我说我不灵嘛，还叫我去，大概他是听错了，这回我再说清楚点儿。

“回大人的话，小人不敢去。小人算的卦不灵！”

“哎，要的就是不灵的，灵的我还不要哪！”

“那……小人算的卦很灵。”

“怎么灵法？”

“您等着瞧吧，回头准下雨！”

“噢，这么灵哪，更得去啦，跟我走吧！”

大总管心说：你这是抓词儿想不去啊！找了三天啦，

好不容易才找着你这么一份儿不灵的，你还满嘴胡说，大晴天哪儿来的雨呀，想冒充灵的？嘿！没有比你再合适的啦。

好损哪，扣准了他啦！

黄半仙无法，临走之前叫过他媳妇儿来偷偷地嘱咐：

“我这一去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到了那儿我也就是见机而作，看势行事，万一能回来也未可知。如果三天之后我不回来，你在家就把柴禾垛点着，我好假装算出来家中失火，借这个碴儿回家。”

简断截说，黄半仙跟大总管进了城，住在馆驿之内，单等明日早朝见驾算卦。

晚上，下起雨来啦。黄半仙住在馆驿之中，哪儿睡得着哇，急得他象热锅里的蚂蚁一样，在屋里转磨：下雨啦，我媳妇在家里准腿疼哪，我让大官儿给拉出来，她不定怎么着急呢！……唉，我这罪过更难受哇！明天给皇上算卦，我说什么呀？夜明珠？见也没见过！上什么地方找去？炕洞里头，牲口棚，柴禾垛后头……噱，皇宫内院里也没有柴禾垛呀！……

黄半仙是走投无路哇，恨死了这个贼啦。心里话，嘴里就念叨出来啦，用手比划着，咬牙切齿地：

“你偷谁不行，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呢！”

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，又想起大总管来，心里埋怨，嘴里也说出来啦：

“我说我不灵，就得啦，非叫我来！我来了于你有什

么好处？你呀，得不了好死！”

他这儿自言自语，哪儿知道哇，隔墙有耳，门外头真有人偷听。谁呀？大总管。大总管干什么来啦？大总管把黄半仙送到馆驿，自己挺痛快，净等明天上朝交旨啦。回到府里，天色黑啦，摆上饭来，一边儿喝酒一边儿琢磨：这回可好啦，夜明珠的事儿犯不了案啦。明天上朝，黄半仙算不出来，皇上一恼，杀了他，没我的事儿啦……看他那长相儿，小圆眼睛，大嘴岔，翻鼻孔，土里土气，其貌不扬，准没有什么能耐……

正琢磨哪，听着窗户外头有响动儿，往院里一瞧，下雨啦。

“啊？”大总管心里打上鼓啦：黄半仙说来着：“回头准下雨。”了不得，敢情他的卦真灵啊！这可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明天他要是算出来夜明珠是我偷的，我就有掉头之罪……哎呀！

急得大总管饭也吃不下去啦，干脆，我再找黄半仙谈谈去，摸摸底。马上吩咐从人备马，一个人黑灯影儿里奔馆驿去啦。到了馆驿，大总管没让门上人传话，偷偷来到黄半仙的房门外，侧耳细听，想探探黄半仙的动静。

他早不来，晚不来，来到这儿一探头儿，正听黄半仙嚷：

“你偷谁不行，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呢！”

大总管一听，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：“这是说我哪吗？他怎么知道我来啦？”

再一听，黄半仙又嚷：

“我说我不灵，就得啦，非叫我来，我来了于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呀，得不了好死！”

这一句话，差点儿把大总管的真魂给吓走喽：这是说我哪！得不了好死，可不是我有掉头之罪嘛！哎哟我的妈，神机妙算哪！

大总管赶紧推开屋门，进来冲黄半仙跪下就磕响头。蹦蹦，嘴里还直央告：

“半仙饶命，半仙饶命，我说，我都说！”

他不是摸底来的吗？不，成了泄底的啦！

黄半仙总算胆子大，沉得住气，大总管进来连磕头带告饶儿，他大吃一惊，摸不清怎么回事，可是还装模作样的，一边往起搀大总管，一边儿使诈语：

“何必行礼，起来，甬害怕，我都知道啦！”

他知道什么？他什么也不知道！

大总管哆哆嗦嗦地往起站：

“您知道了我也得跟您说。饶命吧，您不是半仙，您是神仙。夜明珠在御花园里芭蕉树底下埋着哪；只要您不说出来是我偷的，我孝敬您五百两银子。”

黄半仙本来急得要命，嗯，这儿不打自招啦。他又怕大总管势力大，又高兴事情有门儿了。乐呀，声音难听，就跟哭似的：

“嘿咿嘿咿嘿咿……”

大总管听着声音不对：这是嫌少！腿儿一软，又跪下

啦：

“一千两行了吧？明天准给您送来！”

这回黄半仙才算定住了心，伸手相搀：

“明天我按卦断事，给你瞒着点儿就是啦！”

合着这卦还没算哪，就有价儿啦——卦礼一千两银子！

第二天，黄半仙四更起床，五更随大总管上朝。皇上驾坐金銮宝殿，大总管叫黄半仙在宫门外头候着，他上殿面君交旨，皇上传旨召见，黄半仙才遵旨进宫。上殿来行礼已毕，黄半仙爹着胆子假装疯魔地掐指一算：

“万岁，但不知御花园中可有一棵芭蕉树？”

皇上高兴，别看黄半仙其貌不扬，还真有两下子，他居然算出御花园里有棵芭蕉树！皇上说：

“芭蕉树倒有一棵，寡人问的是夜明珠何在？”

“臣启万岁，夜明珠就在树下埋藏。”

皇上赶紧吩咐：

“摆驾御花园。”

众文武大臣随驾来到御花园，早有人预备下锹、镐。一刨，真找着夜明珠啦，献上来，皇上可就纳闷儿了，问：

“黄半仙，此珠何人所盗，何人所埋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大总管在旁边听着，黄半仙说话一结巴，大总管心差点儿没打嘴里蹦出来！就听黄半仙那儿说：

“万岁，夜明珠乃是国宝，日久年深，得到日精月华，自己就会走！”

黄半仙这么一扯，大总管心里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。皇上还真信，要不怎么人们都管皇上叫昏君哪！

夜明珠找出来，皇上赏了黄半仙黄金百锭，彩缎十足。接着，黄半仙谢了恩就要走，可是皇上不准，一定要留他在宫里呆几天。

宝贝找着了，留个算卦的干什么？皇上有皇上的心思啊：找了多少日子夜明珠，谁也没找着，黄半仙手到擒来，可称高人。我还得试他一试，假如他能耐真是大，我就把他留下，保着我，有他给我算卦，任凭什么事也就瞒不了我啦！

皇上憋着留下黄半仙，黄半仙可憋着走哪！他跟他媳妇儿约好啦，第三天一早把家里的柴禾垛放火点着，他好借碴儿回家。

这天一早，他刚要请总管大人带他去见皇上，这么个工夫，皇上派总管大人召见他来啦。去吧！到了皇宫，朝见皇上，正行礼哪，偷眼往上一瞧，皇上正冲着他攥着个拳头。黄半仙心说：哟，这是什么毛病？要揍我？哎，管他呢，我说我的。赶紧行完礼，口称：

“万岁，小人大清早儿就算出来了……”

黄半仙是想告诉皇上，我一早就算出家里着火了，请求准许回家。没想到刚说了半句“小人大清早就算出来了”，那半句“家里着火啦”还没说出来哪，就见皇上把

伸出的拳头放开啦，一张手，冲他哈哈大笑：

“黄半仙，你真是未卜先知。寡人想让你算算手里藏的是什么东西，嗯！没等寡人传旨你就知道啦！啊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

黄半仙留神一看，敢情皇上手里攥着一个大青枣儿！合着黄半仙说的是“大清早”儿，皇上听成“大青枣”儿啦！

黄半仙瞧着这个大青枣儿，刷的一下子，周身出了一身冷汗：哎呀！又逃出一场大难！敢情皇上还让我算卦呢！

他想着碴儿后怕，直发愣。皇上喜爱黄半仙哪，问：

“爱卿，有何心事在怀？”

黄半仙借着这台阶儿，赶紧启奏：

“刚才小人忽然觉得心惊肉跳，发似人揪，马上袖占一课，才知家中失火，望求圣上开恩，准许小人回家，重整家园。”

皇上一听他要走，那哪儿能放他啊！心里说；他家离这儿好几十里地，那边儿一着火，他这边儿就知道了，这可新鲜！这么着吧，派人去看看，如果真有这事，我就马上封他个官儿，把他留下。想到这里，便叫黄半仙：

“你家失火乃是小事，不必着急。来呀，酒宴摆下，寡人与众位爱卿同饮！”

皇上说一句是一句，别人不能驳回。黄半仙只好谢恩，随同满朝文武大臣陪着皇上饮酒，心里这份儿烦就别

提啦！

皇上当时派内侍飞马出宫，上黄半仙家打探去啦。内侍到黄家一看，果然失火，黄半仙的媳妇正在火场上哭哪，放火点的是柴禾垛，有风，连房都着啦！内侍飞马回来交旨：

“果然黄半仙家中失火！”

皇上一听，拍手称赞：“真神人也！”紧跟着叫黄半仙：

“黄爱卿，失火之事，不必多虑，寡人自有安排。寡人看你颇有才学，封你为护国军师，在朝为官，与寡人同享荣华富贵！”

黄半仙一听，心说：就这样的荣华富贵呀？天天老让我算卦，我受得了吗？赶紧推辞：

“小人乃山野村夫，怎能在朝伴君，望万岁另选贤能吧！”

“卿家不必推辞。”

“小人并非推辞，实有难言之隐……”

“卿家有什么为难之处？”

“小人自幼命里注定，不能为官，如若为官，祸在眼前！”

“唔……”

皇上恼啦，暗自沉吟：啊？如若为官，倒祸在眼前？你这是不愿意保我呀！你要是保别人去，寡人的江山岂不断送你手？

皇上心里这份儿毒哇，来了个翻脸无情：

“既然不愿为官，好，大总管附耳过来！”

大总管过来了，皇上小声告诉他如此这般，快去准备。大总管转身走去。回来的时候，手拿一个捧盒，在皇上旁边一站。皇上冲黄半仙说：

“寡人有一件世上少有的奇珍异宝，放在捧盒之内，限你一炷香的工夫，算一算是什么宝物。算出来，放你回家，算不出来，我要问你欺君之罪！”

捧盒里是什么？放着一件宝贝——周身镶嵌绿宝石，闪闪放光，两颗钻石配成一对小眼，翻鼻孔，大嘴岔，肚大脖粗——是个黄金打造的大蛤蟆。黄半仙哪儿知道去！这下可懵啦！他抓耳挠腮，想蒙事都没门儿！随便猜一个吧，好，皇宫里奇珍异宝多着哪，叫也叫不上名儿来，猜什么哪？万一猜错了，就是个死，一个人一辈子就死一回，谁也没长俩脑袋，不能猜！不猜？照样儿，时辰一过也得死！

眼睁睁一炷香快烧完啦，这时候，大总管、文武大臣们都瞪着眼看着他，单等皇上旨意一下，就要把黄半仙绑出午门，开刀问斩。急得黄半仙满身大汗，一低头，一跺脚：

“瞎，这捧盒闷坏了黄蛤蟆啦！”

皇上大吃一惊，大总管两眼发直。敢情黄半仙一着急，想起小名儿来啦！

（据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改写）